

 长江教育书系

长江教育论丛

CHANGJIANG JIAOYU LUNCONG

二〇一六年第一辑

长江教育研究院 组编
周洪宇 主编

 长江出版传媒

 湖北教育出版社

 长江教育书系

长江教育论丛

CHANGJIANG JIAOYU LUNCONG

二〇一六年第一辑

长江教育研究院 组编
周洪宇 主编

 长江出版传媒 |  湖北教育出版社

(鄂)新登字 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长江教育论丛.二〇一六年.第一辑/周洪宇主编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16.2

ISBN 978-7-5564-1006-4

I.长…

II.周…

III.教育研究-文集

IV.G4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21339 号

长江教育论丛.二〇一六年.第一辑

出 版 人	方 平		
责任编辑	刘书慧	责任校对	刘慧芳
封面设计	牛 红	责任督印	张遇春
出版发行	长江出版传媒 湖北教育出版社	430070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经 销	新 华 书 店	430015	武汉市青年路 277 号
网 址	http://www.hbedup.com		
印 刷	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地 址	武汉市汉口解放大道 145 号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2.75		
字 数	224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64-1006-4		
定 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联系 027-83637493 进行调换)

代序

站在人类历史拐点处探求教育变革之路

周洪宇^① 徐莉^②

当我们把研究目光暂时地做一个转向,从教育内部跳出去,去关注一下人类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阶段的时候,我们的目光触及到了人类社会变迁的拐点处——工业文明的十字路口,以及中国发展的拐点处——中国工业现代化进程的十字路口,为我们打开一扇开启下一个时代教育起点的窗口。

一、人类发展的历史拐点处

人类一直都在改变着地球,如果我们继续在这条道路上走下去,而不能够想出一条可持续生存的方式,那么人类灭绝是完全有可能的。

有史以来,人类对地球的改变和影响,到工业社会在工业化的推进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开始于欧洲 16 世纪的科学革命和 18 世纪的工业革命所创造的财富与统治力,所向披靡,无可抵挡,到 20 世纪上升为信息技术革命、生物技术革命等新的形态,继续推进人类对自然的改造和控制力。

什么是工业化?国内外学者虽有不同的解释,但无论何种解释,其对机器化体系和化石能源动力系统这两个特征的认识都是统一的。有学者如此定义:“机器大工业体系在整个国民经济中逐步确立了主导地位。随着机器大工业生产方式的深化发展直至运用于各个生产领域,其结果必然导致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增长,经济结构的剧烈变化,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传统的农业国逐步转变为现代的工业国。与此同时,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体制以及文化精神都相应地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并且认为:“工业化的关节点在于一个‘化’字,也就是说,在国民经济生产过程中,大机器生

①作者简介:周洪宇,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学学科组成员,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

②作者简介:徐莉,女,河北师范大学教授、河北省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中心《终身教育与培训研究》主编。

产不仅运用于工业部门，而且还深入推广运用于其他各个生产领域。与此同时，伴随着这一工业主义的深入发展，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都相应发生了深刻的变化。”^{〔1〕}

工业社会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特定时期，工业化也是经济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这个阶段有多长？又能够走多远？

在整个工业化进程中，人类在不可否认地创造了巨大物质财富和文化成果的同时，也对自然资源进行了疯狂的开发、掠夺、破坏和非理性的生产与占有，对地球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从工业化开始到 1950 年的 200 年，仅占世界人口 11.2% 的西方国家，就已经消耗了全球已探明能源的 70% 和其他矿产资源的 60%。相当于地球亿万年形成的一次性资源的 1/2，使文明足迹超出地球承载力 25%。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长期毫无约束地大量消耗资源和排放污染物，给环境带来了极大的破坏。从工业革命开始到 1950 年的 200 年，在全世界化石燃料燃烧释放的二氧化碳总量中，发达国家占 95%；在 1950—2000 年这半个世纪，仍然占到排放总量的 77%。在发达国家的工业经济时代，都曾经受过频繁的空气污染和环境污染。在这种情况下，后发国家在其后的工业化过程中，不仅已经愈来愈陷入巨大的资源瓶颈中，同时给地球承载力带来的压力更可想而知。全球金融危机和日趋恶化的环境污染，向人们猛烈地敲响了警钟：地球资源并非如人类所想的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大自然并非是人类可以肆意妄为的统治对象。

资源与环境的危机昭示人们：人类已经陷入了生存的绝境，工业文明已经处在十字路口。曾经支撑起工业化经济大厦的石油和其他化石能源已日渐枯竭，那些靠化石燃料驱动的技术已陈旧落后，以化石燃料为基础的整个产业结构也运转乏力。更严重的是，以化石燃料为基础的工业活动已经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愈是接近现代，这种破坏愈是惨烈。工业文明难以为继的更深层根源还在于，它的极端贪婪性、逐利性、疯狂性和强权性，对人类欲望的无限释放和追求以及由此带来的冒险进取，对金钱和财富永不满足的追求，造成人类为争夺有限资源而引发的战争、冲突频发，流血与死亡不断。由优胜劣败、适者生存、市场竞争和强者赢出游戏规则所带来的只能是社会的不合作、不平等。工业文明带来的矛盾日益尖锐，新的文明正孕育其中！人类迫切需要寻找一条通往和平民主、协作共赢、低碳环保的可持续的变革之路。

经历了 2008—2009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和严重衰退，世界经济发展目前处于深度调整之中。深度到何种程度？国际金融危机刺激了科技进步和创新步伐的加快，推动着世界产业变革与结构调整。发达国家加快调整科技和产业发展战略，把绿色、低碳技术及其产业化作为突破口，如美国推出绿色经济复苏计划、欧盟实行绿色技术研发计划等。种种迹象表明，人类发展的总趋势，正朝着被西方学者所谓的第三次工业革

命转向。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内涵是什么？简单地说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是数字化革命，是数字化制造和新能源、新材料的应用，是互联网技术与可再生能源相融合。制造业的数字化将是一场波及全球的革命，它将带来一场深刻的能源替代革命。在这场革命中，新经济体系和经济发展模式将由此孕育产生。按照美国学者杰里米·里夫金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理论观点，新经济体系的五大支柱是：（1）变燃烧碳基化石燃料的结构为使用可再生新能源的结构；（2）将每一处建筑转变成能就地收集可再生能源的迷你能量采集器；（3）利用社会全部的基础设施来储藏间歇性可再生能源；（4）利用网络通信科技把电网转变为智能通用网络，在开放的环境中实现与他人的资源共享；（5）通过能源互联网实现分配和零排放的交通方式。这五大支柱构成的新经济模式将把我们带向绿色环保的未来。

按照这样的设想，未来，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将实现在家庭、办公区域以及工厂中自助生产绿色能源的梦想。同时，正如人们在互联网上可以任意创建属于个人的信息并分享一样，任何一个能源生产者都能够将所生产的能源通过一种外部网格式的智能型分布式电力系统与他人分享。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核心：一是新大数据与互联网技术及新材料；二是新能源，要把化石能源替换成新的可再生能源；三是靠新技术、新材料实现与新能源的融合来实现对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根本更替。

这是一场划时代的革命，说它是划时代的，是因为这场革命是对工业经济基础进行釜底抽薪的革命。有学者指出：“在人类经济史上决定人类社会从一种经济形态向另一种经济形态演进的最基本因素是，支持经济发展的资源形态是否发生了变化。”统治经济世界长达 200 多年的工业经济的创富源泉是化石能源，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核心要把化石能源替换成新的可再生能源。如果说 200 多年前发生在英国的工业革命是开启工业文明新时代的革命，正因为蒸汽机引发的工业化经济，使创造财富的主要资源，从农业经济时代的土地资源转向了地下的矿产与化石资源，那么，第三次工业革命将因为互联网引发的协作经济，使创富的主要资源从工业经济的矿产与化石资源转向新的可再生能源，它将“成为动摇工业经济基础的资源替代的革命”。“新能源对化石能源的替代，对构成传统工业经济体系的大厦根基具有颠覆性冲击。在这个新能源根基之上，整个经济体系与利益格局面临重新调整与再造”，人类新的文明时代将从这里奠基^[2]。

为什么会出现第三次工业革命？通俗地讲就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展方式搞不下去了，一是资源危机，二是生态平衡遭破坏，地球和人类可能面临灭顶之灾。所以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第三次工业革命。那么为什么第三次工业革命把新能源放在首位？因为传统的化石能源已经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毁灭社会、毁灭人类生存环境的罪魁祸首

首。为什么讲新材料、新技术？因为新时代，人、自然与技术是一个相互依存、和谐统一的大系统，第三次工业革命讲的新能源是新的可再生资源中的一种，是新经济体系形成的根基，必须以新材料、新技术为支撑。

前两次工业革命的结果，使得世界进入化石燃料阶段，而这个阶段现在发展到了一个必须突破的新的节点上，因为资源的有限性（经济危机）及其化石能源带来的污染对人类的危害性成为了无可回避的危机。寻求解决这个危机，才是推动新的经济形式的原动力，而科学技术数字化的发展进程，为人们发现、寻求和利用新能源提供了可能性。当新型的通信技术被运用于新的能源系统时，使新的能源的开发与运用得以实现时，便是重大经济转型时代的到来。按照第三次工业革命理论，工业文明的生命周期已经达到顶点，人类需要告别工业文明，步入一个新文明。这个新的文明是伴随着新能源引发的新经济时代而改变了一切的时代。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任务是为人类从工业文明向新的文明时代过渡而搭建一座桥梁。

从这个意义上考察工业化的话，这一人类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有多长？又能够走多远？可以看到：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启了工业文明的大门，使 19 世纪的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第二次工业革命，将工业文明推向了顶峰，为 20 世纪的人们开创了新世界，也因此把工业文明带到了节点。这两次工业革命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有程度不同，二者都是基于不可再生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而进行的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则不同，它是一次质变，是把工业经济的基础——化石能源进行了更换。这将从根本上改变世界，改变人们生活和工作的方方面面。并由此“为人类走出资源危机，在新能源基础上建设新文明打开了新路径与新空间”，以化石燃料为基础的工业革命给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塑造了自上而下的结构，第三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绿色科技将逐渐打破这一传统，使社会向合作和分散关系发展。

基于此，经济学家和未来学家在阐述第三次工业革命理论时，预言第三次工业革命将是最后一次伟大的工业革命，它的建成将标志着 200 年来大量劳动力所创造的商业传奇的结束，而由协同合作、社交网络和专业技术人员所创建的新时代的开始。一场属于时代变迁、文明模式变革的革命已经到来，它必将冲击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影响到每一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现在再回头看工业化的问题，我们应该有一个比较清晰的答案了。

二、中国发展拐点的历史关口

全人类十字路口的出现，把正在现代化建设道路上奋力前行的中国推到了历史的

十字路口。要知道，前两次工业革命的缺席，使中国没有赶上西方的工业化进程，而成为工业化的后发国家。从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起，我国在工业基础十分薄弱的条件下开始工业化，开始了自己的以工业化为核心的新的现代化征程。经历了从传统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到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时期，我国工业化取得了巨大成就，我国已经从农业经济大国转变为工业经济大国。但我们的工业化仍然没有完成，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仍在途中。今天，正当新中国雄心勃勃地跨入现代工业化国家行列之际，却突然被“工业文明将就此止步”的警示牌挡住，这块警示牌前，令中国蓦然站在了时代大转型的历史关口。

站在这个历史关口，继续西方式的工业化道路，中国将遭遇的障碍已经难以逾越：一方面从地球环境与能源容量看，西方国家的工业化已经先入为主地耗掉了大部分资源，世界资源与环境的危机处在一触即发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的工业化已经没有空间；另一方面，中国自身30多年压缩式增长带来的高密度污染，直接影响着中国社会安全、生活安全与经济安全，成为继续工业化脚步的内部障碍。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显示，在全球2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中国占了16个。中国还受先决条件的制约，人口多，环境承受密度大。中国的国土面积与美国相当，但是人口是美国的4倍之多。这意味着中国这块土地和环境要承受数倍于美国的污染度。因而，无论是应对世界新经济发展的冲击，还是寻求资源及环境的支持力，都迫使中国必须把未完成的工业化进程导入生态文明与生态经济建设的轨道上来，实现从工业经济向生态经济的战略转型。在这个时代大转型历史关口，中国面临的最严峻考验就是必须对近百年以来以工业化目标的现代化战略思路被迫修改和调整。这就意味着中国必须离开原有西方式工业化的标杆和参照系，重新开辟一条前人从未走过的路。这对中国而言，挑战是空前的。新的道路该向何方？又该从哪里走出？中国必须做出何去何从的历史选择。

顺应人类文明转型的大趋势，中国近年来已经开始把未完成的工业化进程导入生态文明与生态经济建设的轨道上来，实现从工业经济向生态经济的战略转型。这条道路的大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现在我们工业经济向生态经济的转型还不能算是一个时代级别上的转型，根本原因是还没有自觉地进入到触动工业经济模式弊端的层级，对工业经济模式的基础资源进行替换方面，还没有一套明晰的判断和成体系的思路与目标，因此，还只是一种形势倒逼下外部治理的改良。其实质就还是在老路上打转。新旧文明形态转型的根本标志点在于支撑一个文明的经济基础是否实现了根本革新。它必然是一个涉及资源形态、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产业形态、科技创新范式等一系列的变革。需要从时代的高度上，从经济、社会、文化、生活、政治等各个方面进行根本性的系统转型。需要超越工业文明的生态文明观，代之以全新的财富观与价

价值观的、基于思维方式创新的思想解放。摆在中国历史转型面前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实现内部突破，从真正实现文明形态根本跨越的奠基处走出一条新路来。根基打不牢，新的文明大厦就建设不好，这是一个关乎下一个经济时代从起步开局开始的长周期目标。中国正处在这个长周期发展的拐点期与奠基期，亟须人类发展的新蓝图参考。中国目前最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在跨入下一个时代的起跑中瞄准起点和跑道。

在这个背景下，第三次工业革命对当代中国，是挑战还是机遇？让我们再次温习2013年9月30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64周年国庆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题，举行第九次集体学习时，习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即将出现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交汇，为我们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了难得的重大机遇。机会稍纵即逝，抓住了是机遇，抓不住是挑战。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紧紧抓住和用好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不能等待、不能观望、不能懈怠。总书记以高瞻远瞩的视野谆谆告诫我们，国内发展转型的重要时刻必须密切关注世界发展转型的大趋势，将中国国情与世界发展大势相结合，实现借势跨越，才能走出一条成功的路。在这个意义上，第三次工业革命无疑是中国实现跨越发展的一次重大历史机遇。

第三次工业革命对于中国意义重大。今天的中国不仅应该关注自身的发展，同时应该承担起世界的共同责任。人类需要开辟出一条长远的可持续的和平发展之路，第三次工业革命无疑为开辟这样的道路打开了一扇门窗。冲破资源环境的制约，借力新能源和现代通讯技术的有机结合，今天的中国比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具备推动和引领新一轮经济革命的动力与能力。一是中国目前是世界上环境压力最大国家，这种压力正可以变成文明创新的巨大动力；二是中国尚未完全实现工业化，与西方国家相比，进入新的文明转型成本要低得多；三是经过长期探索，中国成功地走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积累了丰富的将世界大趋势与本国国情相结合的发展经验；四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发展和科技与社会进步取得了空前的成就，使中国成功地接受了西方工业文明的遗产，具备了承担新文明创新所需要的时代高度与物质基础；五是得天独厚的与低能耗、可持续的生态经济相契合的5000年文明、文化禀赋优势。

正如人们所说：“这是一个能团结十几亿中国人共同努力的方向，仅此一点，就足以在中国历史上和人类历史上留下一座丰碑。当十三亿人向着同一个方向前进的时候，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有人说，21世纪的中心向中国转移，世界正将期待的目光投向中国。前两次工业革命的错过，让我们痛失了工业现代化发展的良机，这一次有了充分自信、十足底气的我们，再也不能迟疑，不能错过了。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及四中、五中全会，把中国的改革推向了全面深化改革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进入了整体转型时期。改革将涉及15个领域、330多项较大的

改革举措，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新一届领导集体带领 13 亿人民，已经开始大踏步向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总目标迈进，这将是中國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也必将为第三次革命在中国的落地生根提供前所未有的基础和条件，抓住机遇，转变思想，建设新型的新能源基础设施，为走向新时代奠基，是中國在实现伟大梦想的新征程上再也不能错过的机遇。

那么，迎接未来，做好转向，在全人类的十字路口与中国历史的十字路口上，中国，你真的准备好了吗？

三、回归到教育的思考：教育向何方？

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会常常为眼睁睁地看着某种现状应该变革，却束手无策而痛心不已。耳旁久久不去的是人们的大声疾呼与期盼。人们的疾呼反映了国民对教育现状的焦虑，对教育变革的望眼欲穿的等待与期盼。

然而，教育没有改革吗？这些年，为了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我国教育变革的脚步一刻未曾停止过，但是改革常常事与愿违，国民并没有买账。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这不能不让我们常常发问：教育怎么啦？教育的问题到底在哪里？

是的，研究经济发展轨迹和人类足迹脉络，乍看是超出教育范围很远了。殊不知，从国内到国外，近年来教育发展的障碍与变革的瓶颈恰恰出在了人们对超出教育范围很远的事忽略得太多了。

德国学者底特利希·本纳（Dietrich Benner）在他的著名论著《普通教育学：教育思想和行动基本结构的系统的和问题史的引论》一书中写道：“自我们所知的人类历史以来，人类共同生活，人的‘共存’就由六种基本现象决定。”“除了劳动、伦理、政治、艺术和宗教以外的第六个基本现象即是教育，也就是说，人类处在代际的关系中，受到上一代成员的教育并且教育着下一代。”“人类实践某一领域的任何变化都会对其他所有领域产生后果，它的作用也要通过人类共存的其他领域来促成。”“这六种基本现象无法相互演绎或简化为更少的几个共存领域，而是相互影响，以至于任何领域都无法要求一种封闭的独立性，这正是人类共同生存的本体。”^[3]

按照这一原理，人类“共存”的六种基本现象，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共生本体。人类实践某一领域的任何作用，都必须通过其共存的其他领域来促成。然而，我们稍加观察便不难看到，这些年的教育变革却仿佛一直是在教育圈内打转儿，很少有跳出教育圈外的思考。教育把自己关在时代笼子里，也把孩子们关在时代笼子里不能

出来，孩子才气得直踹墙。这就好比是在一所被淘汰了的老旧的小屋里，“人类共存的其他领域”都已离开它，去造新房了，教育却仍蹲在里边变着法儿、不惜代价地修补着这间老旧小屋。或者好比是在需要中途转轨的火车上，“人类共存的其他领域”都转轨变道，换乘新的列车了，教育却茫然不知而仍停在原来的车厢里津津乐道地聊着前方。这种变革的结果可想而知。

稍加分析便可以看出，我们的教育已经怎么样远离了时代的脚步。我们知道，支撑现代教育大厦的地基是现代化，而现代化理论基础是以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作为标志和起点的经济学思想。国富论的中心是以财富为核心的现代化，人类天生的对个人利益的追求被得到无限的强化和鼓励。现代化的另一个层面是理性化秩序，即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理性化资本主义，包括非人格化的科层管理制度、核算投入产出的会计簿记制度等等。这套日益普及的现代公司管理制度成功地实现了占有自然资源的生产效率最大化，使工业革命前所未有的地加速了商品生产的过程，在经济、文化、政治乃至日常生活领域都成为了普遍的秩序法则。

现存的教育模式正是按这样的现代化要求而设计的，是前两次工业革命集中化、规模化企业模式的缩影。历史上，自从科学管理的原则使效率变为新兴工业时代最重要的价值理念，这种新兴的现代企业的理性原则在公立学校系统中便开始流行，并成为最受欢迎的理念，最初是在美国和欧洲的公立学校系统中出现，随后很快传遍世界各地。培养高效的产业工人成了现代教育的中心任务。学校具有了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使其为权威主义和高度集中的企业服务的双重职能。

同时，印刷业中蒸汽动力技术的引入使新闻媒体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一跃成为主要信息传播工具。以报纸、杂志以及书籍等形式出现的印刷材料，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美国和欧洲的大街小巷，促进了历史上第一次公众文化普及运动的产生。1830年至1890年期间，在两大洲出现的公立学校培养了一大批劳动力人才，他们具有文字读写能力，能够对以煤炭为动力的蒸汽铁路以及工厂经济进行系统的管理和操作。

在高度集中的企业模式中，工人只是严格执行从上层得到的指令，并作为最底层的执行者用最有效的方式实现产出的最大化，而从不质疑服从的权威。学校成了企业的一个缩影。单一校舍的小学校逐步让位于大型的、集中的学校。学生所学到的就是永远不挑战教师的权威，他们每天做作业，同时老师还为他们制定标准。学生的测验也是标准化的，表现则是根据时间和效率来评估的。学生被孤立在一个个单独的单元中，并被告知与同学交流信息是一种欺骗行为，要受到惩罚。学生根据客观的标准被分为三六九等，以成绩为基础升级。这样的教育模式时至今日仍在发挥作用。

现存的教育模式是应前两次工业革命需要而设计的，是前两次工业革命集中化、规模化企业模式的缩影。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出现的集中化、理性化的商业模式一直延

续到第二次工业革命。高度集中、自上而下的管理体制需要培养相应的人才，可以说，现存教育体系是第一、二次工业革命的产物。

面对高度集中、自上而下的企业需要进行科学管理。科学管理的核心就在于企业采用高度集中、自上而下的管理体制，并将其应用于每一个工人。学校是培养工人的场所，需要培养适应这种管理体制的工人来适应第一、二次工业革命的要求。

当今，第三次工业革命理论及国内的变革实践都已经告诉我们，现代化的地基早已经显现出诸多裂痕。“现代化”作为国家发展战略已经不合时宜，让人联想到的是“投资”，是“污染”，是“能源消耗”，是“GDP”，是“世界第一高楼”，是“贫富不均”，人类的视野需要从单独追求财富向整个生物圈的和平共处扩展。使人类再次同我们所居住的更大的生物圈共同体的起伏、节奏、周期保持一致，是第三次工业革命本质之所在，显然这才是能使人类进入可持续的发展方向。在这个方向下，传统的财产观念——鼓励获取物质财富和独占、排他的权利，被全新的通过社交网络同他人分享经验的财产观所取代；传统的科学观——将自然视为对象，以客观、剥夺、解剖和简化为特征，致力于将自然变成商品，被全新的将自然视为关系的集合，融入自然之中，同自然建立一种伙伴关系所替代；传统的时空观——空间被视为一个装满等待开发的有用的资源的容器，时间则被视为可以用来加速生产过程、创造无限经济财富的工具，将被取代为空间是由活跃关系所组成的共同体，地球的化学组成部分不再被视为一种资源或财富，而是维持地球生命所需的复杂关系中的一部分。在时间的安排中，效率需要让位于可持续性，而不是单一地追求生产效率。

这意味着什么？第一，200多年一直基于注重对自然的开发与利用的传统经济学理论大厦面临全面倾覆；第二，基于传统科学观、时空观而建构起来的知识体系大厦面临倾覆；第三，基于印刷技术和化石能源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垂直化、集权化、封闭化的学习大厦面临被互联网扁平化社交平台倾覆。

那么，现在，上述这一切难道不足够引起我们的深问了吗？无论我们在怎么样变革，你只需问一下，学生正在学习的知识体系有变化吗？为经济建设培养高效劳动者的教育观有变化吗？学生学习的方式方法有变化吗？尤其是连机关公务员都在强制扫盲普通网络知识的情况下，我们的学校和家庭是不是还死地把孩子与网络远远地隔离？等等。如果基于工业化的现代化基础没有动摇，那么，所有的改革，都只不过是触动不到基于工业经济模式现代教育弊端的外部治理的改良方案。这才是当前教育问题的根本症结之所在。真正的变革应该从新的地基上开始。

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教育发展十字路口的分水岭，也使我们看到了一扇开启新时代教育大门的窗口。

人类发展正经历一场巨变，如果说告别工业化社会，迎接新文明时代已是人类走

出当前困境的大势所趋,那么,第三次工业革命为人类走向新文明提供了奠基蓝图。在全球绿色低碳的脉动中,这张蓝图的美好前景已经清晰可见。要关心它并跟上它的脚步,因为每一个地球上的人都不可能置身其外。与此同时,中国也已开启了全面转型大幕。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拉开的全面深化改革,以及四中、五中全会对改革的进一步推动,历史性地交汇于第三次工业革命。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应该敏锐地意识到这一切将给教育变革带来的影响与挑战。在两个转型交汇面前,教育工作者已不能再置身事外,因为,教育的问题已远不在教育本身,中国教育必须要跳出圈外去寻求正确有效的变革道路。

参考文献:

- [1] 储成仿. 中国工业化起点探析[EB/OL]. <http://bbs.pinggu.org/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537&page=1/2005-1-21>.
- [2] 张孝德. 工业化遭遇“文明高墙”[N]. 新华日报, 2012-11-07.
- [3] [德]底特利希·本纳(Dietrich Benner). 普通教育学:教育思想和行动基本结构的系统的和问题史的引论[M]. 彭正梅,徐小青,张可创,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8.

封面题字
顾明远

编辑委员会

顾 问
顾明远
主 任
周洪宇
副主任
杨宗凯 欧阳建平 万智
成 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方 平 方向荣 叶 平
申国昌 刘献君 李梦卿
陈冬新 胡仲军 胡明亮
谈松华 曾天山 程斯辉
熊健民 谭细龙

主 编
周洪宇

编辑部主任

申国昌 刘书慧

编 辑

刘来兵 李木洲 张慕文

代序

站在人类历史拐点处探求

教育变革之路 周洪宇 徐 莉 / 1

教育领域综合改革

30年来中国教育改革的历史与经验 朱永新 / 1

教师工资体制改革：历程、困境与出路 刘明兴 / 30

模式优化是改革开放以来本科拔尖

创新人才培养工作演进的轴心线 张建林 / 49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期

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战略研究 付卫东 / 64

关于教育现代化发展及评估体系构建的思考

——以武汉市为例 徐学俊 夏继敏 周冬祥 / 90

教育体制改革 30 周年特稿

任何教育观念的创新都不是无源之水 钟秉林 / 101

教育体制改革要坚持价值守望 瞿振元 / 105

起点与道路 孙霄兵 / 108

新时期教育体制改革导向调整 张 力 / 110

教育改革的历史轨迹：制度改革与制度创新 谈松华 / 113

国内的校长像走马灯一样地换是不妥当的 杨福家 / 117

中国教育公平的阶段性分析——兼谈教育公平的新假说

..... 谢维和 / 119

为什么把教育可选择看得如此重要? 袁振国 / 124

教育需要第二次改革 迟福林 / 127

选择性教育在浙江的思考和实践	刘希平 / 133
教育改革要注意“度”的问题	叶 澜 / 136
从集权走到分权，重构我国教育治理体系	张志勇 / 140
寻求改革推进的持续动力	尹后庆 / 144
中考及义务教育强化了初高中的区分界限	唐盛昌 / 147
教育体制改革与教育生态活力	范国睿 / 149
成功的学校并不是改革最多的学校	林卫民 / 153
中国的应试教育可能再过几十年也无法改变	席酉民 / 155
高等教育是上层建筑	杨德广 / 160
高校章程不妨走自下而上的路线	阎光才 / 163
开放让我们从追兵向标兵迈进	张民选 / 167
以人性化思维推进高校综合改革	陈治亚 / 171
培养有创业精神的人去开拓未来的创业世界	徐小洲 / 177
30 年，教育改革再出发	晋浩天 邓 晖 / 180
《长江教育论丛》2016 年第 2 辑征稿启事	187

教育领域综合改革

30 年来中国教育改革的历史与经验

朱永新^①

(民进中央, 北京 100125)

【摘要】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 中国教育事业在各个领域获得了重大发展, 创造了世界教育史上的“中国速度”。中国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变, 教育既为这场巨变储备着人力, 又为这场巨变营造着环境。回顾中国教育改革的历程, 梳理中国教育改革的经验教训, 对今后中国教育的改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改革开放; 教育改革; 历史经验

一、中国当代教育改革的历程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 中国的教育事业获得了重大发展, 书写了世界历史上穷国办大教育的奇迹。无论是基础教育的发展, 还是高等教育的成长; 无论是职业教育的进步, 还是民办教育的进展; 无论是规模的扩大, 还是质量的提升, 都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

与此同时, 穷国办大教育的客观条件, 以及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 文化观念、人才观念和教育观念相对陈旧, 教育体制及其相关体制改革相对滞后, 导致一些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在新的形势下, 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也在凸显。这些都是中国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发展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温故可知新。对于任何改革而言, 回顾历程, 梳理经验, 总结教训, 都是改革发展的必经之路。中国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变, 教育既为这场巨变储备着人力, 又为这场巨变营造着环境。回顾中国教育改革的历程, 梳理中国教育改革的经验教训, 对今后中国教育的改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①作者简介: 朱永新, 男, 民进中央副主席, 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 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恢复高考，拉开中国教育改革大幕

197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元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

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到1978年底召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两年时间里，中国发生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为确定改革开放的发展战略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教育领域，有两件影响深远的大事，一件是恢复高考制度，另一件是拨乱反正，推翻“两个估计”。

1977年8月8日，邓小平在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提出恢复高考招生制度，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再搞群众推荐上大学的办法。这一年年底，全国有570万人走进考场，27.3万人被录取。1978年夏天，610万人报考，40.2万人被录取。恢复高考制度意味着正常的教育秩序得到了恢复，为众多的青年人打开了走向成功的大门，更恢复了知识和教育的尊严，全社会出现了尊重知识、重视教育的风气。全民族被压抑已久的学习热情、教育热情迸发出来，中国教育事业迎来了发展的春天。

恢复高考制度，不但标志着中国教育制度改革拉开了大幕，也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巨大支持。一大批有志青年通过高考改变了命运，很快就成为改革开放的重要推动力量，现在他们更成为领导和推动改革开放的中坚力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些当代历史学家认为，恢复高考制度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

几乎在恢复高考制度的同时，教育领域也启动了拨乱反正，主要是推翻“两个估计”。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全国的教育秩序陷入混乱之中。1971年，中共中央召开了为期108天的全国工作会议，随后通过的《全国工作会议纪要》对1949—1966年的教育发展进行了定性，提出了所谓“两个估计”，即：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教师和新中国成立后培养的大批学生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从这“两个估计”出发，会议确定和重申了一整套政策，包括工宣队长期领导学校；让大多数知识分子到工农兵中接受再教育；选拔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缩短大学学制，将多数高等院校交由地方领导，等等。“两个估计”和随之提出的许多极“左”的政策，使教育体制更加扭曲和紊乱，成为教育发展的桎梏。

1977年9月，也就是在明确提出恢复高考招生制度一个月后，邓小平在同教育部负责人谈话时说，“‘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对这个纪要要进行批判，划清是非界限”。

当时教育界普遍认为，“文化大革命”前的教育体制是相当好的，教育上要拨“文